



###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在京开幕

本报讯（见习记者 朱英杰）2月13日，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以“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为主题，旨在推动我国教育数字化工作取得新进展，为世界数字教育发展注入新动能。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致辞，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发表主旨演讲。会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永智代表中国教科院正式向海内外发布《中国智慧教育蓝皮书（2022）》与2022年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指数报告。

图①：一名与会媒体记者（左）在体验混合现实头盔。

图②：一名与会者在数字化教育装备应用展示区域参观拍摄。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 热点漫评

# 教育评价改革迫在眉睫

朱英杰 贺春兰

近期，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火爆全球。其高效的信息查阅能力及愈发人性化的对话模式，让人类社会感到焦虑。有学者惊呼：我国传统教育评价过度关注知识传授，忽视对学生好奇心、创造力等的培养，而未来的人工智能会让我们现有教育制度下培养出的“知识型”学生的优势荡然无存。

评价是教育的风向标，始终引领着一线的教育实践。当下我国教育仍存在以书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卷面分数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水平唯一参照物的问题。

在中国教育学会日前召开的一次学术年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民选教授在演讲中提到，据他

的调研发现，现阶段我国学生知识素养水平虽在国际上有着较高排名，但问题解决能力表现却不甚理想。以PIZA2012测试中“学生阅读、数学和科学测试成绩”与“以计算机为工具的创造性问题解决测试”的相关性为例，我国学生学业成绩与问题解决能力甚至呈现惊人的负相关关系。即学科成绩越高，个人应用相关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反倒越差。这一调研结果想必再次为我国学校教育过度关注对学生学业成绩评价而缺少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品质等综合素质培养这一问题敲响警钟。

成绩导向的评价模式在我国教育评价体系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想必一方面在于量化的成绩是最简单的教学结果呈现形

式，方便评定；另一方面，面对公众关于公平的质疑，各方面拿分数说话，似乎也更容易应对。但，显然，这样的教育评价体系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对高质量人才培养的要求。

建立关注学生综合素养的评价体系，提升对学生能力发展方面的关注，深化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打好这场人才质量提升仗，需要更多教育者认识到知识、技能是能力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在教育过程中，关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获取本没有问题，且也只有扎实的知识和技能基础上，个体才有可能发展能力。但知识并不必然地生成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带领学生进行能力提升，不仅是教育活动追求的最终结果，更是保障学生走出校

园仍能应对时代风云变幻，持续成长、终身进步的根本所在。

但这一切归根结底要依赖于教育评价本身的改革。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完善学校治理和教育评价体系。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会有什么样的办学方向，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当下教育改革的核心价值导向。

知识储备越来越容易被智能机器人取代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传统教育评价模式的改革已迫在眉睫，期待尽快在教育实践中落地。

# 理解美育

张璐

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感教育，也是具有激发创新能力、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美育的传统，孔子教育学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0世纪初，美育理论进入国内，王国维、蔡元培等学者呼吁美育融入我国教育中。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在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美育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学校美育教学改革、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管理机制、育人成效等多方面都提出了新的建设要求。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长期以来处于全面发展教育中较为薄弱环节的学校美育，近年来取得了较为重要的创新突破，逐渐形成了体现新时代特色的美育事业。

当下，美育逐渐受到重视，但实践中常有很多误区，把美育的内涵和赖以实施的手段理解得狭隘了。

(一)

1795年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发表了《美育书简》，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美育思想专著，“有健康的教育，有对美的教育，有道德的教育，还有为审美能力和美的教育。最后那种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整个感性和理智的力量达到尽可能全面的和谐。”1901年，蔡元培的《哲学总论》一文首次引入“美育”概念，指出：“教育中，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并陆续发表了关于美育的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以美育代宗教说》《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美术的进化》《美学的进化》《美术与科学的关系》《美育实施的方法》等，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更被后人所熟悉。1906年，王国维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也是我国较早使用“美育”概念并对其加以界定的论文之一：“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的手段。”自此以后，美育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在我国当时掀起了一股社会思潮，美育研究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深入。

(二)

提起美育，人们往往理解艺术与之最近，那是因为艺术是美育最集中、最典型的形态。但关于美育，它绝不仅是通过具体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人物得到体现，美育就在我们的生活、交往、语境中。蔡元培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中早就说过：“我向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而引者或改美育为美术，误也。欧洲人所设之美术学校，往往止有建筑、雕刻、图画等科，并音乐、文学，亦未列入。所谓美育，则自上述五种外，美术馆的设置，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园林的点景，公墓的经营，市乡的布置，个人的谈话与举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可见，万物皆美，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文化语境都是美育的体现场。

美育不是静态的、被动的，它需要通过我们主动的对美好事物的体验与感受、分享与交流而加强。美育其实没有那么高深莫测，也没有那样的晦涩理论，更像是渗透在社会交往中、生活实际中的行为，彼此传染、彼此影响。当我们感受到了美，我们就会急切地、真诚地希望将这种美好的感受去与他人交流、分享。感受常常不能被教育，但却容易被分享。也正是因为有了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多的关于美的分享，往往拓宽了个人的审美视野，并以此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人与社会的同频共振。

美育与德育、情感教育、智育总是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只音乐、美术等艺术类学科中可以实施美育，美育更可以在文史哲、数理化学等多学科中蕴含。实践证明，在今天的大学课堂上，美育+思政的新形态（如课程、音乐剧、舞剧、艺术项目）颇受同学们的欢迎。

(三)

以美育人，是我们今天对美育的要求，但美育其实并不拘泥于课堂教育，它可以融合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与学习中，通过学校美育、社会美育、家庭美育，以及美育自我等多维度体现。

大型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以我国美食为形式，沿着祖国河山，重在体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之风俗与文化，更蕴含了东方哲学；2022年舞蹈作品《只此青绿》成为爆点，最主要的原因是将《千里江山图》进行了意境再现，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引领下，以图画、舞蹈、诗剧打通融合的方式引导观众去认识美、体验美。更深入而言，美育强调的是综合性知识构建，能够实现跨学科、全学科的理念引导。

美育可以无所不在，除了学校美育之外，家长还可以带孩子走进博物馆、音乐厅，抑或创造美好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孩子从生活中体验美，这些都是美育的极有价值的形式和渠道。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 以高质量教育赋能共同富裕

顾建民 阙坤坤

从高质量发展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要求来看，当前我国教育发展既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存在不适应不匹配问题，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差距，以及人力资本供求之间的错配等现象仍然十分明显，影响了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因此，亟待通过深化改革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教育赋能共同富裕。

## 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提升教育幸福感

基础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国民素质教育，事关每个学生的未来发展和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直接关系到起点公平、教育公平。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是一项重要的民生民心工程，既是新时代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点难点，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共同富裕是发展与共享的有机统一，在发展中实现共享，在共享中促进发展，共享性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素。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增加优质教育供给，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差距，从长远看可以有效促进共同富裕。一方面减少家庭教育支出，起到间接增收的作用；另一方面，回归教育本真，降低家庭教育焦虑，提高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补偿和矫正制度性因素带来的不平等，让全体学生有机会、有能力均等地共享教育发展，为增强创富能力、促进代际流动奠定基础。

当前，教育领域主要矛盾已经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人们追求的教育公平不再是简单的人学机会公平，而是更加注重新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目前，对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仍然存在不小差距。一是优质教育总量供给不足，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相差甚大。家庭教育投入出现分化，教育焦虑与教育躺平共存，拉大了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差距，导致社会阶层严重固化。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5.2%，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91.2%，学前和高中教育的普及率仍需提高。二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仍不均衡。以2020年小学生均教育经费为例，各省份之间高低之差最大的近5倍，全国城乡比1.22:1。这种显性差异同样反映在师资水平、教育环境等隐性指标上，后者差距可能更大。由于公共教育

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和不公平，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城乡之间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不降反升。

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合力、同向同行。其中，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发挥着主体和主导作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举措：增加教育投入，优先投向中西部、农村地区以及中低收入家庭；推进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多渠道加大优质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完善结对帮扶机制，推进县域教育共同体建设，办好每一所学校；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促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实施“县中崛起”工程；深化招生管理改革，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和普通高中属地招生政策；落实“双减”政策，遏制校外培训的隐性变异；多渠道扩大普惠性托位供给，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 加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增强创富本领

我国当前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在30%左右，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提低”，缩小收入差距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职业教育是与实体经济联系最紧密的教育，办好职业教育，不仅关乎经济发展，而且也是“扩中提低”的必由之路，可以有效缩小收入差距，朝向“橄榄型”社会结构发展。职业教育与提升农村劳动力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发展职业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是职业学校毕业生，而职业学校70%以上学生来自农村。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通过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可以有效释放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之间有着明显的耦合机制，在“发展”上，职业教育可以提高生产一线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推动产业结构由劳动、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共享”上，职业教育使人人成才、各展其才，凭自己才干增收创富，共享发展成果。

当前，职业教育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国家高度重

视职业教育；另一方面，职业教育适应性亟待提高，尽管中职、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分别超过95%和90%，但技术技能人才市场供求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职业教育也尚未成为社会大众的主动选择。

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和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推进共同富裕，职业教育大有可为，需要从四方面着力：

一是统筹推进中高职教育一体化发展。构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通道，在培养周期长、技能要求高的专业领域实施五年一贯制高职教育，建设职教高考制度，打通普职学生相互转学通道，逐步提高中职毕业生升学比例，以应对机器人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二是加快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根据智能化时代产业变革需要，将职业本科教育定位为培养新产品试验者、工艺设计与质量管理者等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之成为智能制造一线生产与技术革新环节的重要人才培养供给形式。三是系统规划职前职后教育与培训。发挥现代学徒制和学校职业教育的育训功能，依托社区建设普惠性技能培训体系，培养能工巧匠。面向社会处境不利者开展技能培训，促进社会更充分就业。发挥涉农院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在农业技能培训中的作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乡村振兴。四是促进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提高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办学资源投入，通过联合办学、结对帮扶、技术赋能等途径促使职业教育的整体提升。

## 促进高等教育高水平普及，助力创新驱动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当前，我国经济总量达114.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成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但是，我国仍然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足等瓶颈问题。因此，急需加快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创新驱动最终取决于人才和教育。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来源、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基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正在把高等教育推向高质量发展的前台，高等教育将肩负更重要的责任，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产业转型提供持续的人才和智力支撑，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在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助力共同富裕。

那么，高等教育究竟如何赋能共同富裕？概言之，高质量高等教育要通过“顶天立地”促进共同富裕。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于取得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科学技术突破，通过“双一流”建设培养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发挥科技创新作用，高等学校成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的重要策源地，提升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经济从外延式扩张上升为内涵式发展，扩大社会财富总量。另一方面，通过高等教育普及化，满足人民群众的高等教育需求，将适龄青年培养成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为扩大中产阶层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高等教育发展有助于建立越来越多的学术知识相关的职业类别。这就是高等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

截至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7.8%、在学总规模达4430万人，居世界第一。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优化布局、提高质量已经成为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主题。首先，要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分类推动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三类高等学校提高办学水平，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服务区域发展战略。其次，要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同时，要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与协同攻关，致力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要加快振兴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持续改善中西部高等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欠发达地区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

总之，高质量教育赋能共同富裕，重在“授人以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助推社会进步。各级各类教育定位不同、功能各异，但共同指向于营造人人皆可成才的环境，让全体学生有机会、有能力实现人生价值和全面富裕。

（本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顾建民系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阙坤坤系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